

无题集

無題

冰心

無

這一段空程，我經過三次了。天空像海水一樣的蔚藍，海水像天空一樣的淡白，上下都是透明，無色彩，……在這透明無色的太空中，我一點感想都不起！

題

在這海和天的後頭的，牽掛也罷，眷戀也罷，憂愁也罷，都扔在背後了！在這海和天的前頭的，歡喜也罷，希望也罷，恐懼也罷，且讓它迎面撲來，現在只是一個靜默，乏倦，無力的我，隱藏在海天之中，一點極微小的空殼裏，聽眼前一片一片的影子，滑翔過去——

x

x

x

x

1

屋子四角是陰暗的，一切都只是個輪廓。太陽該是很高了罷，而只有西窗外牆根下的一小片青苔，得到了滿天燦爛陽光的一角！

在模糊斷續的市聲裏，我只閉着眼，靜靜的躺在床上。

一陣濃烟，捲了進來。我趕緊爬起關上窗戶。這是一個「雜院」式的庭宇，院子本來小，又被日本人橫串的蓋起一條大走廊，廊子兩邊便只剩了兩線天！日本人走了，一切居室的形式，沒有跟着走，房東是不但『蓋』不起，而且『拆』不起，於是這七八家子便在「床之間」，「它它迷」，「假山石」，「天窗」的中間和上面，雜住了下來。

這雜院裏，廁所多，而廚房少，於是這七八個煤爐便雜亂的放在各家的門口，各家的吃飯時間不同，這些煤爐也是連續不斷的生起，我這屋子，難得有沒有烟的時候——

我關起窗門，又回去躺下。

「老太太，借您的火上，給小黃燉點雞腸子罷！」

「燉上罷，真是的，還問！」

「咳，小黃這些日子也顯得瘦了，天氣熱不是！我說這年頭就甭養這些小活物，人都吃不飽，別說貓狗了！當初小黃他媽是怎麼喂的，說話有十年了，老頭子上街買菜，總短不了給它帶點牛肉呀肝兒的，您沒瞧見它那個胖！這會兒呀，我喂着喂着小黃就會掉眼淚，我說

『小黃呀，委曲你了，可是連我連老頭子也沒得吃呀。』老太太，您看我們大小子，到南邊去了十年了，和平以後，倒是有信來，說是那邊苦，竟發癩子，錢也不夠花。小二和二姐呢，打去年到北邊去，就沒有音信了。就剩下我們這大姐兒，黑夜白日的做活養着我們倆。瞧着她也可憐，眼睛整天是紅的，晚上一躺下就咯噠。可是我又有什麼法子呢，老頭子這麼大歲數了，我呢，給人當老媽子去還許行，可是家裏也得有人呀。姐兒整天在工廠裏，老頭子又是個病身子，昨天上了一趟菜市，跟賣雞的要了一段雞腸子，他說他『瞧着小黃怪可憐的，我跑一趟罷』，回來這就又躺下了。咳，這年頭連人帶狗，餓死了算！……』

X

X

X

X

這屋子比十年前擠多了！從前這客廳的色調是綠色的，綠窗簾，綠地毯，綠椅罩，綠鏡框，綠花瓶……進屋來是夏涼冬冷的感覺。如今呢，五光十色的，像草地邊的「十樣錦」一樣，顯得熱鬧，但并不難看。

已盤着一隻腿坐在我對面的沙發上，「你看這些陳設，有幾件是你認得的？我們幾個人回來以後，把殘餘的東西收拾收拾，便住在這裏來了。這屋裏顯得擠點亂點，是不是？」

「本來住在這裏的S與W都不回來了，濰縣的經驗，對她們的神經上，恐怕有點刺激。W現在看什麼都討厭，都不順眼，動不動就生氣，就哭，她罵日本，罵中國，罵美國，沒有一個國家是好的。她就要不用腦筋，鬆懈，躲懶……」

「這是她年齡的關係，再過些時候也許就好了。」

「也許，不過你知道S很受她的影響，她也推說她母親有病，她不能遠離就不來了。但她並沒有和她的母親在一起，却和W在一個女子中學裏，呆了下來，一個當校長，一個當教務主任……」

「告訴你，我來的時候，許多親戚朋友都勸我，說我回國去好容易胖了起來，再到中國恐怕又要瘦了。本來是，我在濰縣集中營裏，減了二十二磅，瘦得像一根竹竿。但是我呢，彷彿「心」總是在中國，我生在這裏，這邊認識的人也多。他們說北平城外還聽得砲聲呢，但我告訴他們，我在北平住了三十年，城外沒有砲聲的時候就很少。」

「現在B也住在這裏——她從前是一個人住一所房子的——還有新來的J和H。我們四個人合起來過日子，吃的還好一點。不過今年冬天的煤還是有問題，太貴了，而且還來不

了。

「這一切都不要緊，這十年都經過了，還有什麼受不了的！只是有一樣，我們要有個「希望」，一個「安」居「樂」業「的希望，好讓這些年青人好好的讀下書去，你剛從南邊來，告訴我，照你看來，中國前途有希望沒有？」

×

×

×

×

在高低不平的一大片空曠地上，忽然凸出了一堆土山，據說那便是清涼山。由崎嶇不平的破碎的石階上去，穿過九個穹門，引到掃葉樓。

路邊的新灰過的牆上，貼了許多標語，那是清涼山中學貼的，什麼愛護學校啦，愛惜上課的光陰啦。我對於標語文學，素來不大注意，因此這些字句，也沒有滲進我的記憶裏面去，只知道那是針對那九天的罷課請願而發的。

穿過幾座廟堂式的屋子，神像都破爛了，鐘鼓旁邊堆着些農產物和稻草。這廟裏似乎住着人家，有個老婦人坐在台階上，端着隻破碗吃飯。走到末一進，上了樓梯——這樓梯雖然是最近的建築物——迎面三間開着窗戶的樓屋，便是掃葉樓了！

左壁上貼着衛戍司令保護風景區的布告。中間是掃葉僧的畫像，兩旁一付對聯。右壁樑上有『古人』的題詩。地上擺着八個茶桌，有些軍人和女人雜坐，喝茶吃瓜子。

我們也揀了個桌子坐下去，隔窗外望我們來時所看見的，一大片高低不平的青黃的土地——

「……這時候當然沒有紅葉！『紅』是不必說了，怎樣連『葉』也沒有？樹都那裏去了？」

「我怎麼曉得？我是第一次來。告訴你，對於我們的風景區，我根本不抱什麼希望。無論到那裏，一定是滿牆滿柱的歪詩，和『××××××到此一遊』的留題。一定有黑黃色的『白』桌布，一定有滿地的瓜子皮，花生殼。此外是『所餘無幾』的建築和風景。處處表現出『不肯子孫』的醜態，懶惰，苟且，貧婪的習氣。我們的祖宗也許喜歡種樹，建築，遊山，玩水；而我們只喜歡閒坐，吃茶，吐痰，嗑瓜子，完了往牆上寫上我們的大名——」

隔柵樓下忽然有人吹起笛子，彷彿是『茉莉花』的調子。

「你說這個可以不可以入詩？題目是『掃葉樓聞笛』！不信我明天寫出一首七律你看

看，什麼『紅葉』啦，『黃花』啦，『懷人』啦，『感遇』啦，用五十六個陳舊濫污的字形，來維持這人們幻想中『雲鬢霧鬢』的掃葉樓，把花生皮和瓜子殼且都藏在佛桌底下

……

「若不是你拉我，我是不會來的！因着近代的風景，和今人的詩，我連古代的山水和古人的詩，都起了懷疑。真的，一切離實際太遠了！」

三十六年八月廿七日，日本，輕井澤





袁昌英和她的足跡

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
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
語投汨羅

民三十六年夏袁昌英書於珞珈山

清閣女史文席頃奉手書，得悉女作家專号已展期

六月付梓，英可寄萬言左，短篇小說，牛上，鑒熱鬧。

目前武大雖亦不免響，應京滬，學潮，秩序尚稱良好，知注奉聞。專此順頌。

著祺

柳下

奇壚撫古

清秘監造

袁昌英



袁昌英從漢口寫給編者的信

袁昌英

字蘭子，湖南醴陵人。民國五年赴英，肄業愛丁堡大學，得碩士學位，十年返國，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教授。十五年又赴法，在巴黎大學聽講二年，專研戲劇，於歐洲近代戲劇，更有心得。回國後，在上海中國公學教莎士比亞。十八年來武大文學院，任外交系教授，教戲劇，法文，希臘神話，希臘悲劇，莎士比亞，歐洲近代戲劇等課，以迄於今。

著作戲劇方面有「孔雀東南飛及其他」，「飲馬長城窟」，散文方面有「山居散墨」，「行年四十」，學術研究方面有「法蘭西文學」，「法國文學」，翻譯方面有「瑪亭及其痛苦的靈魂」。作品未結集者五六十萬字，又有英文著作「中國愛國文學」數十萬字，尚未印行。



牛

袁昌英

氣候是再溫柔也沒有。深藍的天空裏，到處是星斗，閃閃灼灼，跳躍奔跑，宛然遊戲場上的小學生，不遺餘力的在發揮其生活力。那片蛾眉新月，又像是一位初出茅蘆的教師小姐，站在這裏看看，步向那邊瞧瞧；含羞帶愧地淺笑着，既不好意思加入孩子們的跳躍，又不便任意離開自己的職守。

對面山上的樹木，祇是一匹匹灰黑，淺紫，濃藍，深綠，奇形怪狀的巨獸，任晚風鞭打得東偏西倒，敢怒而不敢言地蹲在那裏喘氣。

山下水田平鋪，阡陌縱橫，綠苗油油，金穗燦燦，在星月熹微之中，夢一般的飄渺。田蛙彷彿感覺這夏夜過分沈靜，此唱彼和的奏出一部凌亂無序的鼓吹曲，以表造物主在沈寂中還在運行他那永久的生機。

恩恩初次意識到的宇宙，與在宇宙中的家，是在這樣一種境界裏的立在山腰間的老屋。這袁家老屋在耿境的歷史也算頗為悠久了。這老屋確實是相當的古老。從外面看起來，瓦頂磚牆，灰白分明，庭宇軒敞，房屋精緻，屋外周圍一帶，樹木蔥蘢，竹林猗猗，頗有大家氣派。可是它的內部，則除了三進的大廳，與大廳左右各首的四五進客廳與廂房，光線相當明朗外，其餘無數的臥室與雜房，却都幽暗陰沈，並且散在四面八方，生人踏了進去，一時轉不出來。不亞於三國演義上諸葛亮布置的八陣圖，又不亞於希臘神話裏封鎖牛頭怪的迷宮。散居在這八陣圖或迷宮裏面的住戶，總在十家以上，同居分炊，形成一個小小鄉村社會的規模。

這老屋裏的居民，雖是又多又雜，然大大小小，男男女女，都姓着一個同樣『袁』字。因為在百年以前，這座龐大的老屋，尙祇爲一幢小小新構的時候，有一對姓袁的少年夫妻，在這裏成家立業，便是他們的世祖。

老屋的前面是一方大畝坪。坪的四周，散立着無數的合抱不開的大樹，參天拔地，四季青蔥，竟把這座老屋埋在深深綠波之下，一里以外，沒有人可以認出這座建築的真面目。

屋是坐北朝南，一條平平坦坦的大路，通到大坪的脚下。由大路上那老屋的路，是寬敞的斜坡，整齊方正的石級。那屋裏住着的男女老幼，牛羊犬彘，鷄鶩鴨鶩，每天由那斜坡上上下下，川流不息。屋的東西角，另有一條條的山路，通到後山的竹林，菜圃，池塘，菓園，茶園，再遠便可以達到東北角上的高山峻嶺，人跡稀少，虎狼出沒之地。

恩恩初次意識到宇宙與家，是在這岑寂的夏夜裏的前坪上。

在這夏夜裏，外面山谷的宇宙是寂寥的，的確是超然塵外。可是在這老屋的前坪上，却是個相當熱鬧的人間世。這裏一羣兒孫圍住一位老祖父，聽講故事。那裏一堆頑童，喧嚷着捉迷藏，搶山寨，跑圈圈。東一對少婦私語喃喃，申冤訴苦。西二三壯夫誇耀水滸的羣雄，三國的豪傑。再不然的就是一位老祖母，坐在矮竹椅上，就近替坐在竹席上或圓盤裏一堆幼孫，揮着大芭蕉葉扇趕蚊子。口中哼着鄉村古老的催眠曲。更不然，就是一位少年母親，坐在小凳上，懷裏摟着小兒，手搖蒲扇，口裏隨意編撰着故事，神話，哄騙嬌兒頑耍。

恩恩的母親，就是這樣一位少婦，恩恩自己，就是這樣一個幸福的小孩。他的爸爸進了學，已是一位秀才，目前是在省垣住洋學堂去了。（將來還打算出洋留學）他的寂寞的母

親，這時信口開河，有意無意地回答小兒的問話。

『媽媽，矮路子（醴陵土話即鬼）是什麼樣子？』

『它是能變種種模樣兒的。說不定它是什麼樣子。』

『矮路子登在那兒？』

『有時躲在茶樹根上，有時坐在大栗樹頂上。』

『它有好大？』

『有時很小，有時很大。』

『小得像什麼？』

『小得比螞蟻還小。』

『大呢？』

『大得比牛還大！』

『呀，比牛還大，那不大得嚇死人嗎？』

在年齡尚未滿三歲的恩恩的意識中，牛大約是天下最大的了。比牛還大，那末，鬼不是